

最后的差错

他扮演的角色在舞台上只有两分钟的戏：走进医生的诊室，嘲讽地笑着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了医术无能为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！”然后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枝手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。他死了。医生开始叙述他的故事，剧本其余各幕就是演这个故事。

一个只有两分钟戏的小角色，演一晚上挣五十个基尔什^①。

他需要的可远不止这五十个基尔什：妻子病了；儿子被学校开除了，在街头流浪；药店老板、杂货铺掌柜、卖牛奶的、卖大饼的，全都不肯再同他打交道，并开始追着他讨账；房东已经警告过他，如果再不交付拖欠的房租，就要把他们全家赶出去……眼下他就需要五十埃镑，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

几个星期以来，他一直缠着剧团经理，恳求借给他这五十埃镑，可是经理不肯。他同这位经理一道工作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了。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，还是在顺利的日子，他们都没散过伙。这么多年的同事关系，他都不肯通融！对于经理的拒绝，他并不感到奇怪，因为经理总是拒绝，这是他的本性——拒绝！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同这位经理一道工作了十五年。这也许是因为他为人懦弱，无法使自己摆脱这种同事关系，或者对这种关系进行反抗；也许是因为他对艺术的爱好战胜了他的反抗。

是啊，他爱好艺术，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戏剧。然而，他在

^①基尔为埃及辅币单位，一百个基尔什为一埃镑。

艺术、戏剧方面的缘分却只是扮演一些次要的小角色。艺术发展了，艺术的圈子也扩大了，已经有了电影界，艺术家拍电影可以拿上几千英镑。可是他却没有发展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他也一直忠实于戏剧，虽然只演一些次要的小角色。

但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剧里的角色并不小。这是个重要角色。整个剧情都是围绕着他说的的一句台词进行的。他感到，自己还从未在任何一出戏中像这样进入角色，同剧情融为一体。他感觉他忘掉了自己，忘掉了自己的种种困难，忘掉了病中的妻子、孩子、杂货铺掌柜、房东……只要一走进剧场，他就什么都忘诸脑后了。而这个剧中人则一天一天地，甚至出了剧场都伴随着他。他是个了不起的演员，非常了不起。每天晚上，他都感到自己在向艺术的高峰攀登，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艺术完美的境界，非常接近了！

临上场，他溜进了经理的屋子，从他非常熟悉的一只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，而把自己的那把做道具用的枪放进了抽屉，然后，出场。上了舞台。他两眼茫然无神，像在云雾中爬行似地、慢腾腾地走着，两腮在抖动，嘴唇松弛地垂着，一声不响地站在医生面前。他沉默了好半天。一种郁闷、期待而又有些惶恐的气氛笼罩着观众。

提台词的提高了嗓门：“我终于找到了……”演员嘴角现出一抹嘲讽的苦笑，他好像是在把痰唾到与他同事的经理脸上似的，一字一句、慢吞吞地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了……”

提台词的又小声说：“医术无能为力的有效的治疗方法”。演员哑场了半天，然后，透过苦笑，更加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……人世上无能为力的治疗方法。求真主饶恕我，在我死后保佑我的妻子和孩子吧！”

他的手有些颤抖。他伸手掏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枪。

剧团经理贴着助理的耳朵小声说道：“你瞧这个笨蛋，连这么两句台词都记不住，扣他五十个基尔什！”

女儿的聘礼

这是他为自已的美术作品举办的首次展览。他是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办成了这次展览的：忍饥挨饿，颠沛流离，绞尽了脑汁，最后，他终于看到自己绘出的一幅幅画挂在了自己展览会的四壁上。

展览开幕已经几天了，观众不太多。但是，有一个人每天都来。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衣衫褴褛。时间像一个凶悍、妒嫉的女人，在他的脸上用指甲划出了一道道沟纹。

这位老人一声不响，也没打算结识那位艺术家——展览会的主人。他只是轻手轻脚、默默无言地走进来，就好像他是在一座神圣的庙宇里跪行。他总是站在一张题为“希望”的画前，伫立很久，很久，然后，他摸到一把椅子，坐下来，仍旧凝眸仔细地端详着那幅画。最后，仿佛是在与自己的希望告别似的，他喟然长叹一声，走出门去，第二天再来。

有一天早晨，来了两位太太。她们一边淫荡地笑着，一边走进门。她们走马观花地看了看那些画，然后站在展览厅中间，大声地聊起天来，边聊边发出嘻嘻哈哈的刺耳的笑声。一位太太还请另一位太太吃巧克力。

她俩聊起来没完没了，艺术家听到了只言片语。她们是在谈昨天的晚会，谈上当受骗的丈夫，谈与人私通的妻子，谈背信弃义的情夫。

一位太太突然回头看到了艺术家，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
“喂，我说，这幅画卖多少钱？”

艺术家从眼皮底下不无讥讽和轻蔑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平静地答道：

“五十埃镑。”

太太惊奇地叫起来：

“噢！这真不可思议！这幅画即使是出自毕加索的手笔，也不会要这么大的价钱哪！”

艺术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，仍旧保持着平静，依然从眼皮底下不无讥讽和轻蔑地看了太太一眼，说道：

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价钱吗？你瞧啊，太太！所有这些画都像是我的女儿。我把她们带到这里来展览，是为了把她们嫁出去。每一幅画都在等待着一位新郎。结婚要么是由于爱情，要么是为了金钱。你并不爱这幅画，看它一眼似乎就不想再看第二眼了。它呢，也不爱你。这样的婚姻，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。你必须交付五十镑的聘金！”

那位太太惊诧地看着他，对女友道：

“这个人看来是个疯子吧？”

两人走了出去。

艺术家回头又看到了那位老人，老人仍旧坐在那里端详着那幅画。艺术家激动地问他：

“你有二十五个基尔什吗？”

老人不知所措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有有……可可是……怎么回事儿？”

艺术家催促他，嚷道：

“快拿来吧！”

老人翻遍了口袋，然后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钞票，一边递给艺术家，一边迟疑地说：

“我可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艺术家把那张二十五基尔什的钞票放进口袋里，他说道：

“这是我女儿的聘礼！向你道喜了！”

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，表示祝贺。

第二天，当人们来参观展览时，只见那幅‘希望’的画上贴了张小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已售！”

面 首

年轻的医生从老病妇胸前抬起头，闭上了眼。他不想看到她胸口挂着的珍珠项链和肩头别着的钻石饰针。他冷冷地说：

“你没有什么病。”

贵妇叫了起来：

“大夫！我怎么会没有什么病呢?! 我睡不好觉，心总发慌
.....”

他用更加冷淡的语调打断了她的话：

“你是没什么病！”

贵妇鄙夷地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番，然后忿忿地扭过头去，两脚蹬蹬地踩着地板，把门使劲“哐啷”一摔，走了出去。

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环顾四周，打量着眼前这间豪华的诊室，看着那闪闪发亮的医疗器械、雅致的花瓶、考究的文具，还有那形形色色的电气器具.....他想起了过去，想起了他的学生时代。当时，他和三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正是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时候。他们当时倒不是热心于民族问题，也没参加过游行示威，而是热心于科学，关心民众的健康。他们对卫生部、对整个社会都是满腔怒火，因为广大民众生了病，无人过问，只能以病治病。

他毕业后到乡下为农民治病，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，在那里他生活了好几年。他那时治病不靠电，不靠高级的医疗器械和特效药（那时连胰岛素都没有），也不在诊室里。这些东西他一样也没有。他为农民治病是靠他的学问，他的两手和他自制的药品。他

在牲口棚里 在牲口蹄子之间 躺在病人身旁 感到幸福 觉得自己是捍卫真主赐予的生命的使者。他当时看病的诊费只是几个基尔什，有时是一升玉米。

后来，他遇到了村里大地主的女儿，同她结了婚。这倒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因为他意志薄弱。她把他带到了开罗，给他开了一处很高级的诊所，让他穿戴得很考究，去接待病人。她给他找来了有钱的主顾。他们是主顾，而不是病人。他们什么病都没有，有的只是阔气和娇气。他们之中有谁真得了病，就到欧洲去了。

他不再是个医生了，而纯粹变成了供上层老太婆消愁解闷的面首。

他考虑了一会儿，然后大步奔向妻子为他买的那辆华丽的轿车。他把车朝向那个小村子开去，但随即又改变了方向，把车开往扎马利克岛区的婚姻登记员那里去了。

他休了妻子。

他把那辆华丽的轿车丢在了公馆的大门口。

他坐上了长途出租汽车到那个小乡村去了。

香 水

那时，她还是个小女孩。

当时，她当女仆。在埃及，难得有在一户东家当差超过五年以上的女仆，而她竟是其中的一个。

她最突出的品性就是忠厚老实，她从没偷过什么东西；而且这种事，她连想都没想过！

由于她忠诚，女主人把她作为贴身丫头把她当作自家人一样看待，把所有的钥匙和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她管。

女孩子长成了大姑娘，两颊红朴朴的，身躯也越来越丰满、圆润。但她只是在认识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之后，才觉察到自己的青春、美丽。当他请她坐进了他的汽车之后，她益发如此，后来，当她爱上了他之后，她更是陶醉在自己的青春、美丽之中，继而忘乎所以了。

她对着镜子照来照去，自我欣赏。

随后，她觉得自己还缺少点什么，缺少一种使自己情人高兴，使自己的青春、美丽更加增色的东西。

她伸出手来偷这种东西了……

那是她头一回偷东西。偷的只是女主人香水瓶里的几滴香水！

她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在偷窃，也没感到自己犯了什么罪。她所感到的只不过是自己赋予自己一种固有的权利，为情人修饰打扮一下自己。

她感到了这香水的香气是那样的使情人荡神移，于是就养成了一种习惯，每逢要去会见情人，就偷上那么几滴香水，偷偷地涂在耳朵根后面，或是洒在头发缝里。她可从来没偷过别的什么东西。

后来，女主人觉察到瓶里的香水越来越少。这是一种她很珍惜的高级香水。最初，她没想到会有人偷。她琢磨了很久，怪自己香水用得太费了，就注意省着点儿用。可是瓶里的香水还是不断地减少，于是，她在瓶子上暗暗做了个记号，以便搞清香水确是有人偷了，再来找那个小偷。

瓶子里的香水比她做的那个记号低下去了一截，于是事情变得确定无疑了。但她在把罪名加给女仆之前，不禁又犹豫起来，女仆忠厚老实，很难让人怀疑她。

后来女主人只好监视女仆，最后终于在她的衣服上闻出了香水味。女人大发雷霆，说女仆偷了东西。

女仆并没否认，只是天真地说：

“太太，我是喜欢这种香水味儿！”

女主人打了她一个耳光，大喊大叫道：

“你真是瞎了眼了，你这个没有教养的丫头……你这个小偷！”

女仆头一回听人说她是“小偷”。她惊呆了。她想像着监牢，想像着审判，想像着自己的情人将离开她……

姑娘泪流满面地等着夜色降临，然后，收拾好自己的衣服，从主人家里逃了出去，逃向自己的情人那里。

逃走前，她把香水连瓶都偷走了。

这次，她知道自己是在偷东西，是贼！

女主人醒来找她找不到，就向警察报了案，说她是小偷。

警察找她，也没找到，也许是没太用心去找。一瓶香水总归不值得当局那么费心。

过了几个月，女主人坐在那里懊悔地同我讲起这件事，因为她在奈菲莎走后，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像她那样老实、勤快的女仆。奈菲莎只是偷了几滴香水，而后来的那些人则全都是想偷首饰、偷钱、偷衣服！

她问我：

“我当时又能怎么办呢？”

我说：

“你当初可以给她买一瓶香水，赠送给她，维护她的自尊心，好留下她给你当帮工！”

她嚷了起来：

“这可真新鲜！我们还得为女仆人买屏风呢！赶明儿个，这些人就会满脑子惦记着工钱呀，吃的、穿的呀，胭脂、香粉呀，尼龙丝袜呀！”

“我们可别忘了，女仆也是人，她们像所有的姑娘一样，像东家的女儿一样，也是女孩子啊！她们有同样的感情，都同样是女性，她们也有权谈情说爱，有权梳妆打扮，有权让自己香一些。当女仆的也许并不奢望买尼龙丝袜，因为她的情人未必会赏识这种袜子，但她至少希望搞几滴香水……”

她说：

“你是个共产主义分子！”

我说：

“这不是什么共产主义，而只是人道主义。别把人道主义的观点都同共产主义扯在一起！”

她问：

“难道为女仆要求洒香水的权利也是人道主义？”

我说：

“在欧洲、美洲和一些文明国家里，女仆也都涂脂抹粉，穿戴最时髦的衣着。因为文明国家认为女仆也是人。在埃及，有些外国保姆的月薪高达二十五英镑，这种薪水可以让她们作为受尊敬的劳动者生活，她们的权利不亚于家庭主妇的权利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对外国妇女是一回事，对待埃及妇女又是另一回事呢？”

她叫道：

“你快离我远点吧！免得让我的思想中了你的毒。”

她生我的气，至今还在过着那种每周试用一个女仆的日子，因为每个女仆总要偷她点什么东西。

忠厚老实的女仆奈菲莎到哪里去了呢？

有一天，这位女主人终于见到了她。奈菲莎出现在银幕上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。当女主人看到她时，仿佛觉得整个影院里都弥漫着一股香水味，就是她用的那种香水，名叫“爱尔比及”！

宗 教

她抬起依偎在他肩上的头，两眼噙着泪水看着他，说：

“我们没办法了……”

他好像在向整个社会挑战，一字一句地咬着牙说道：

“不！我们有办法！我们要结婚！我以你的青春和我的青春起誓 我们一定会结婚的！”

她问：

“那宗教呢？”

他说：

“问题不在于宗教。若是穆罕默德、耶稣或者摩西^① 在这里，他们都会为我们的婚姻祝福，问题不在于安拉^②，他是基督教徒也是伊斯兰教徒的主，我们都是他创造的，都是他的奴仆。不论是用法文、英文，还是土耳其文向他祈祷，他全都一视同仁。是他让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，是他分配他们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。他爱所有的人，人们也应当相互友爱。”

她迷茫而痛苦地说：

“他们会把我们拆散的……”

他忿忿不平地说：

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先知，耶稣是基督教信奉的先知，摩西则是犹太教信奉的先知。

伊斯兰教信仰的“真主”和基督教信仰的“上帝”在阿文中是一个词，“安拉”原是阿拉伯文“真主”的音译。

“那些教长和神父，他们一个个都舍不得失去自己的信徒。教长害怕清真寺里许愿的价值会降低；神父不愿意教堂里的祭献金有分文的减少。他们看待我们，就像放牧牛羊的人看待他的牲畜一样。他们谁都舍不得让一头牲畜从自己身边逃走而进到别人的畜群里去。可是我们——我和你不是牲畜。我们要向他们证明，我们不是牲畜；我们要向他们证明，宗教不能把人们变成牲畜。宗教是一种信仰，信仰是在你我的心里，不是在神父或教长的手里。让我们同安拉之间的维系与世长存吧，而我们同神父与教长之间的关系则会毁灭的！”

她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喘息着，问道：

“那还有我家里人和你的亲属呢？”

他说：

“他们是过去，我们则是未来。只有敢于向过去挑战的强者才能建设未来，而我同你相爱，就是强者……”

她犹豫地说：

“可是我听说有一位姑娘嫁给了一个异教徒，却很痛苦，安拉在折磨她！”

“不，不是安拉！安拉是不折磨人的。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姑娘嫁给了穆斯林，照样痛苦；成千上万的科卜特^①姑娘嫁给了科卜特人，也照样痛苦。她们痛苦是因为她们的婚姻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，而我们则是相亲相爱，我们是不会痛苦的。”

她懦弱地问：

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他果决地说：

“逃！”

^①科卜特人是埃及土著的少数民族，信奉基督教。

她顺从地问：

“ 什么时候？”

他像对命运进行判决似地说：

“ 明天 还是这个时候 我们碰头。我们要向人们挑战！”

第二天，他等待着她。但是她没有来！

她被杀害了！

花 束

她的丈夫在塞得港战斗的第一天就牺牲了。

她在家中听到了亲人隐隐的啜泣声，看到了人们潸然泪下。她却既没有哭，眼中也没有泪，只是感到有些糊涂。

她没有弄明白，他为什么死了，又是怎样死的。那天早晨，当他背着枪走出家门时，她曾送过他。当时她心中根本没想到他会死，她只知道，他出去是为了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，去赶走英国佬。可是他怎么会死了呢？她的哥哥也曾经常出去尽自己对祖国的义务，参加人们举行的各种游行示威和革命活动，然后安然无恙地回来。那么她的丈夫却为什么没有回来呢？

她出去寻找丈夫的坟墓。

她走着，似乎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，又似乎觉得那条路很安全，敌人的炸弹既不会丢到那儿，那儿四周也没有什么枪声。

人们怜恤她，指引她找到了丈夫的坟墓。那是一个靠近海岸用沙子埋起来的坑，沙子还很松，坑的一头有一小块石头。

她凝视着坟，双膝跪下来，用手把坟四周的土弄平，又把那块小石头摆正。她环顾四周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然后，站起身来朝福阿德大街走去。她在枪林弹雨中茫然失神地走着，她来到了一个小花园。她弯下身子，摘了一些不畏战火硝烟的花草，又茫然失神地走回去，把花束放到坟上。她站直了身子，望着那个坟墓，嘴角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：那坟墓变得美多了。

从那一天起，塞得港大街小巷的战士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少妇

不顾敌机轰炸，不顾战火纷飞，手捧着一束鲜花，茫然失神地走着，去把它放在她丈夫的坟墓上。

有一天……

她从懵懂中醒来，看到前面远处有一个英国兵正背对着她躲在一堵残垣颓壁的后面，他的机关枪正对着马路。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把花束紧紧地抱在胸前，仿佛是怕趴在断墙后面的那个人会从她手中把花夺走。她神色惶遽地坐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想迈步，可是却像被火烫了似的，把脚收了回来。她觉得这个人堵住了她的路，不会放她走到丈夫的墓地去。

她不知所措地向四周看了看，似乎要找人求救，但她没找到一个人。人们都在一堵堵颓垣断壁后面相互开枪射击。

她弯下身子，把花束轻轻地温柔地放在墙边的地上，好像是要让它躺在一张松软而又安全的床上。然后，她从地上捡起一枝丢在一位烈士尸体旁边的枪，挺直了身子，把枪托抵在肩上，瞄准了那个躲在墙后的英国兵，扣动了扳机！

那家伙一抖，惨叫了一声，脑袋上的血像扭开了的水龙头，直往外喷，而后倒在地上死了！

少妇瞧着他，毫不动声色。随后，她又把枪放回到那位烈士的尸体旁，拾起花束，温情地捧在胸前，朝丈夫的坟墓走去。